崇百藥齋文集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七

陽湖陸繼輅祁孫

墓誌銘

候選縣丞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夢熊字漁卿陽湖人父曰履端官山東鄒城知縣鄒城君之仕也以入貲非其志也故課漁卿讀甚嚴漁卿亦嗜學雖多病未嘗暫輟今侍講學士吳君鼒嘗主鄒城講席見漁卿詩奇其早成爲刊版問世漁卿謝不敏然益奮鄒城君治獄多所矜全或譽之輒曰令職也亦願以延吾子之壽其言皎然不欺宜造物者果有以償之而顧反促之邪余嘗以事過鄒方與鄒城

君語漁卿遽趨出再拜熟視喜躍自云不意得相見余為留三宿始別去送者皆返漁卿獨與余共車行數十里唏噓不自勝又若繼此不復得相見者嗚呼豈其讖邪漁卿以嘉慶十一年正月初二日卒春秋二十有一妻黃氏先一日卒子某鄭城君貽書告哀且乞銘不忍辭也銘曰

嗚呼漁卿天無知邪我不敢言天而有知胡殃慶之或然或不然嗚呼漁卿吾惡知夫世之為善者不因汝而阻而為惡者乃益縱邪汝而有知其有以解余之惑而抒其慟邪

縣學生謝君墓志銘

君姓謝氏諱澐字岷源郯城人生有至性十二歲太公捐館舍哀毀幾不勝喪除服補縣學生應省試終日忽忽不樂同寓者怪之泣然曰澐未嘗一日離母今數日矣覺此身懸然無所薄設更遠于此且當奈何蓋君不求聞達之意弱冠時已決之矣及太夫人春秋高多病君遂不入私室私展蓆就牀下臥或呼人輒應聲至怪之君詭辭以對卒不令太夫人知太夫人好施君鬻田三百畝分給族中之無田者歲饑盡出所儲粟以賑至家食轉絀有誦德者則曰非澐思慮所及母命澐爲之太夫人不好與人辨是非君終身無所爭競橫逆之來未嘗不自反凡君之高尚謙退與其樂善之誠行義之

㝡指君之所以事親嗚呼孝哉君卒於乾隆五十四年月日年六十子永祺承平越某年月日葬于某原銘曰

爲子樂何必壽魂依依侍親後

莊叔枚墓誌銘

叔枚諱軫陽湖人父鈞濟南知府前母崔恭人無子母姚恭人初舉一子甚慧而殤濟南君撫之而哭良久忽張目曰阿父勿悲後三年月日兒當復來及生叔枚年月日如所約濟南君初官大名知府值歲大歉飢民呼噪求賑君謁大順廣兵備道請發廩不許歸語姚恭人而歎叔枚時九歲遽前白濟南君曰大人能棄此官郎自檄行各縣耳濟南君以手擊桉曰善如其言全活男

婦以億萬計而濟南君亦未獲咎後數年濟南君捐館舍叔枚既負宿慧自傷孤貧欲力學以致通顯而所爲文奔放恣肆語多未經人道有司以爲狂不中度輒抑之叔枚所交友同縣吳堦魏襄南昌萬承紀平日相與抵掌談經濟者並出爲廉能吏有功於時叔枚獨不得志終日咄咄遂嗜酒爲長夜飲既醉悲歌慷慨泣下沾衿袖過客有素爲叔枚所薄者至是發怒數其過惡甚或拳毆之擲器傷面罵未已余驟規之不能聽自余與叔枚定交叔枚留余家塾晝同几席讀書夜同榻臥余歸省叔枚必與偕望見巷門始別去如是者二年厥後余奔走衣食往來吳越間歲暮一歸恒就叔枚飲飲日

益少議論日益持平自言少年感遇悲憤之意渙然盡釋唯疾惡嚴不能自克嗚呼以造物之力其權足以生善人不生惡人而終不免於善惡並生者何哉叔枚不深思其故而專志并力以疾之宜其爲造物所忌雖有大善而猶不足以償也悲哉雖然使叔枚達而爲郡縣守令將并一縣一郡之惡而斥之益達而爲大學士七卿將并天下之惡而斥之其爲造物忌固當今叔枚阨窮若此勢力不能行之僮奴婢妾徒以口吻排擊聊以自快此亦何足深忌者然則叔枚疾惡不壽不疾惡亦不壽世之享壽考富貴者豈皆脂韋諂諛隨俗俯仰之人耶是必不然也而又何所歸咎與莊氏世有達官門

生故吏半天下叔枚雖困甚杜門不肯出久之愈益困無以自存會有姊之壻官南昌不得已往依之半年疽發於頤遂以不起時嘉慶十六年正月日也年甫四十遺文若干篇詩若干篇叔枚初娶於王華亭人故禮科給事中顯曾女以哭姚恭人不勝喪而卒無子有女曰慧聲嫁一月而寡自剄不殊今守志繼娶同縣吳氏某官某女生一子叔枚族兄徵君字逵名之曰汲汲者汲黯也以大名賑飢故叔枚之葬也未有銘葬後四年吳夫人亦卒汲幼族之人將以二十一年月日啟叔枚之藏而合窆焉始來徵銘銘曰

上之求仕也謂澤之可及于人也以叔枚之窮無所遇

而澤固已及民矣復何恨邪吾願汲之蒙其福而昌其門也雖然以叔衣之盛年遏于其子而不于其身也吾又惡知夫理與數之果孰絀而孰信邪

黃璞山墓誌銘

璞山諱載華陽湖人世以財雄於鄉至璞山父國子監生龠傳好聚書而工奕於會計進退贏縮無所通解遂傾其貲然璞山卒以家多藏書力學以至於成璞山初補學官弟子郎以文行名于里中後肄業國學復以文行名于京師其應順天鄉試也試之日僮奴誤以常所誦習書一巨冊雜筆硯置一筐中璞山不及檢遽攜以行比至舉場親王大臣數十人環坐啟筐而書見大駭

請
旨交刑部尚書英山金公光悌時爲刑部郎承訊璞山
璞山茫然不知書之所從至而璞山僮奴已知棘闈不
可攜書攜書當獲罪大悔恨痛哭詣刑部陳狀金公察
其誠顧不可以訓璞山曰易耳凡懷挾者便繙閱耳某
讀此書素熟公不信請爲公誦之遂背誦至終卷不誤
一字金公驚歎以告侍郎周公興岱周公以聞于 朝
事得白後八年舉順天鄉試又三年成進士諸王閱題
名錄見璞山名相顧色喜曰是誤攜書入棘闈者今中
式矣益取璞山試文觀之以爲工然璞山素不習書
朝考不入選

諭歸原遜旋取　咸安宮教習璞山以監生君年老不得次而歸歸五年而歿璞山事親孝而兄若弟皆好飲博監生君憂之璞山量其材能授貲使諸弟賈而爲兄入貲以吏目注選選鬱林州甫一年卒于官諸弟又皆折閱璞山坐益困先是有汪本泰者市儈也瞰璞山出遊學愚監生君以賤價售黃氏別業璞山歸將理于官本泰媿屈請益價以罷訟璞山許之而本泰適以痼疾死里之人有好爲蜚語中人者揚言曰本泰實畏偪其死不以病比璞山之歿也益伸其前說謂璞山病中親見本泰索命遂以不起嗟乎以璞山恂恂儒士其勢力旣不足以死本泰而本泰一喻利小人其靈爽又豈足

以死璞山俱甚明白而身後猶蒙奇謗疑造物者以前此之冤獄爲未足而又從而益之也不已甚哉璞山篤于友誼所交皆善人君子而尤與余善蓋善相勸過相規疑相質有無相通者垂二十年其歿也余方病不獲一訣既哭諸其殯問諸孤葬期以未卜地對而余將有行乃預爲誌銘以待事焉璞山卒於嘉慶二十一年七月日年五十娶李氏妾崔氏丈夫子六人節之禾之裘之受之佑之勉之以某年月日葬某鄉銘曰

其爲學也好博覽而强記茵席藩溷皆書也其處世也務泛愛而親仁涇渭清濁瞭如也顧屢以大相反之事幸未獲譴于　朝廷而終負謗於鄉閭夫子有言鄉人

之不善者惡之以觀璞山不益信與而又何足怪乎

候選知府楊君墓誌銘

君姓楊氏諱鼎高字虁調陽湖人六世祖兆魯順治壬辰進士福建按察使司參議始遷常州祖艮弼歲貢生福建浯州鹽場大使父煒乾隆戊戌進士廣東候補道母徐恭人君有夙慧九歲解聲律與余先後受業于莊徵君宇逵徵君生徒數百輩每鄉會試榜發中式者或六七人少亦二三人而君南北十試輒被放楊氏既以科第世其家觀察府君文滿天下又以君之才若稍稍自炫當早達君顧怡然安之試未嘗不與與亦卒不中遷忽忽以至於今二十餘年初觀察府君以翰林改外

歷官河南江西守令君皆從以故讀書屬文外兼明習
吏事觀察府君知君可出而仕而君連不得志于有司
懼才不見試會
朝廷開治河事例入貲以知府注選當是時觀察府君
累備兵南韶高廉雷瓊討海寇著奇績旋兼領按察轉
運二使家門方盛君顧久留里門讀書不即赴選觀察
府君廉而好施素不以庸子畜君益縱君揮霍結客逮
觀察府君捐館舍君迎喪歸營葬刻遺書遂至大困君
之葬也君弟書高至多方假貸拮据成禮嗚呼此可以
觀君矣君尤好爲詩同時之工詩者張琦丁履恒洪飴
孫周儀暐管繩萊諸君皆磊落任氣每有讌集操筆千

言或數百言君獨爲短篇清遠夷曠時出諸君右雖諸君亦時自失也其標格如此君卒于嘉慶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年四十有三娶董氏廣西潯州府知府思駉女 例贈恭人先卒男子四人瓚璋璘瑜璘書高撫以爲子女子一人適士族書高以是年九月二十六日命瓚等啟豐東鄉王舍村觀察府君之昭董恭人之藏而合窆焉禮也余與君交垂二十年蹟踈而意親知君之深在文采然諾之外銘幽之文誼不可辭銘曰

跡君之遇嗇邪豐邪定君之品介邪通邪目論者寧以君爲窮者徒邪庶讀君之詩而穆然于陶潛韋應物之風邪

大清賜祀忠義祠附監生吳君墓誌銘

吳君諱星萃字東聯陽湖馬蹟山人父桂枝以名進士爲經師受業弟子數百人故修撰金先生榜今太保大學士董公誥其尤著者也君早稟庭訓未冠即補學官弟子進士君與先君子交相善以女妻先兄繼皋進士君歿君時時讀書余家先君子頗稱譽其所爲制舉文已而依董太保於京師肄業國子監凡客京師三十年君既屢試不雋欲南歸輒因循不果年未三十即喪婦無子亦不更娶有友人姚君者官曹縣令請于董太保偕君而東嘉慶十八年林青之黨將爲亂金鄉令吳堦捕得崔士俊即羽檄各縣緝賊至曹姚令不之信君力

陳利害並爲設釣致方略甚具姚令意稍動而吏役多
賊黨奔告其魁知事泄遂先期攻縣署入之急求得君
叱曰勸令捕我輩者汝耶君曰然恨令不早聽吾言使
汝曹猖獗至此吾年七十有二豈畏死邪賊益憤攢刺
之被數十創姚令一家亦遇害賊去有營兵數輩至君
臥積屍中見之呼曰吾已無生理幸加刃令我卽死兵
憐之爲斷氣管乃絕時九月初十日也吳垍旣得崔士
俊旋誅其黨桀黠者數十人金鄉獲全巡撫將上其功
並陳姚令死難狀皆先已遣人間行求得君屍棺斂如
禮置佛寺中至是請以君名附　奏得
旨入祀忠義祠嗣子某以二十年八月迎君柩歸馬賸

山越九月啟君配汪孺人之藏而合窆焉里中士大夫
會葬者數十人方吳堦之擒崔士俊也訊得林青九月
十五日潛入　禁城之謀馳報大府兩司以下無不駭
且笑以為邀功生事非獨一姚令然也賴巡撫據以上
聞堦之功在滑令強克捷上顧君以一老諸生又平
生遘懦恆緩不及事而先事設謀臨難致命乃能如此
其殆養之有素邪抑進士君粹然儒者靈爽實式憑之
邪吾媿向者知君之淺也乃為之銘曰
安居專城急斯棄彼何人哉守土吏君令客耳宜可避
挺身罵賊徇大義煌煌
殊恩遝九地君之始願寧所冀我銘其幽不出涕君骸

雖殘有生氣

亡甥湯君墓誌銘

湯君名貽寔字邦鎮陽湖人祖大賓潯州知府以君世父雄業官廣西布政使進階通奉大夫祖母繆氏楊氏贈封夫人父康業寧海知州母陸氏先君子第二女實生君繼母莊氏先君子外孫十人君最長數年以來亡其三人而存者又皆奔走四方或官丞簿於數千里外惟君獨家居得長相見時時蒲蔬沽酒追述兩家往事相與感歎慰勉唏噓久之因及通奉府君暨楊夫人之所以待余者益泣下不能自已嗚呼豈意今日思之復成往事耶方通奉府君之致仕也先君子先已罷郡

里中多文酒之讌或兩家子弟娶婦擢官置酒高會先君子輒以余從楊夫人恒不聽余夜行未日暮即命君抱余置肩輿中以歸逮先君子捐館舍先太孺人課讀嚴不令出外惟以歲時修謁通奉府君楊夫人留侍竟日以爲常數年布政君卒于官通奉府君楊夫人相繼逝寧海君以病不勝喪後楊夫人一日終於苫次自是門戶中落十年之中漸至典衣鬻田遣散僮僕蕭然如窶人君既襁褓失恃復痛寧海君以衰麻下地家計又日益窘困怛焉內傷常閉戶謝客獨歲時展拜外氏家祠辨色即至積數十年雖甚風雨未嘗稍後寧海君初未仕莊宜人性嚴厲君固恂謹往往有意督過之後寧

海君官彰德通判攜莊宜人去而留君侍大父母於家君枕上始無涕淚痕嗚呼綜君生平前後皆憂虞顛頓之日其中條暢安樂曾不數年今諸子俱以工詩能文有聲於時將取科第仕宦以爲君歡而君乃不及待以死豈非其命歟君卒於嘉慶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五十有二　例授儒林郎候選州同妻趙氏故三品銜貴州貴西兵備道翼女男子子三人端名嘉慶十五年舉人鴻名揚名並國子監生女子子二人姚師獻趙公桂其壻也孫三人世瑄世瑾世琪君之歿也端名鴻名俱在都下揚名刲股肉和藥以進不效復刲之卒不起君旣未仕又無所著述以自表見然其內行肫摯處

盛滿而不矜當困阨而不喪所守亦足以繼前烈而訓後嗣矣傳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所語於君哉端名等以某年月日葬君某原請銘於余不忍辭也銘曰

四時之序一虛一盈成我宅相當在彌甥惟水有源惟木有枝不竭不折訊此銘辭

潼關同知莊君墓誌銘

莊君諱逵吉字伯鴻武進人於前邠州知州炘為子於故國子監生　誥贈奉政大夫蓉纕為孫於故開州知州學愈為曾孫武進莊氏自刑部侍郎應會請免江西全省積欠為

國初名臣子孫多貴顯至邠州君學於舅氏錢文敏公

維城才名甚盛君既名父子又早慧俶儻自喜多與服聲伎之好邠州君性通脫不以繩度束君甫弱冠卽縱使遊俠結客每江鄉張燈競渡君清譚玉貌跌蕩其中見者無不傾靡納交惟恐後而老師宿儒言行端謹者亦頗誹笑以爲狂君固知之愈益甚余家與莊氏世爲昏媾垂髫時卽識君而先太孺人以端謹爲教禁勿與君遊君亦時時省邠州君於秦中或應京兆試不恆里居蹤蹟疎濶歲時相見一揖卽別去意中不知君何如人也君獨心好余屢欲自通輒又不果如是者數年乾隆甲寅余應鄉試與君同號舍是科初以五經取士見君所爲文沈博絕麗訝之試畢君來訪余余往報君於

家就君案頭見所校淮南子三輔黃圖諸書乃笑謂君曰人言君不學雖吾亦以君爲不學也且君顧安所得學時邪君曰負詬久矣幸吾子終察之因憫然自述數年來相慕之意歸告太孺人太孺人許諾遂數與君相過從知愛日益深余好面折人旣與君定交益不欲有所藏匿君有過必衆責之辭氣往往太過後吳君堦崔君景儀祝君百五莊君曾儀丁君履恒暨余兒子耀遹皆以勸善規過爲君良友君于諸君雅好辨難雖已心服不肯遽黜獨於余言冰釋響應色喜心爽隨時遷改未嘗有忤每與余別未嘗不灑淚及歸急走過余雖已昏莫必籠燈行未嘗至旦君以詞章受知于畢宮保沅

王少司寇昶又與錢州倅坫洪編修亮吉孫糧儲星衍爲攷据訓詁之學故其在關中名特盛少年時視科第爲故物旣屢不中選益厭苦場屋嘉慶戊午順天鄉試報罷值

朝廷開川楚事例遂請于邠州君入貲爲知縣分發陜西試用陜西君熟遊地盡知其民之誠僞良悍與政之利弊得失顧以邠州君官其地久所至有循聲懼不克肖則悉屏所好輿服聲伎專志爲治耀遹實與偕行初至署咸陽再署大荔補藍田調咸寧擢潼關同知耀遹告余曰君每日晨起啜粥盡一器卽出坐堂皇決事耳聽口答書牘尾嘗數十行如燭照數計姦民不能讎以

欺私相戒曰此小包公也愼毋犯之其知咸寧也有兵馬司指揮爲横鄉里王仙人者以傳道惑衆君上事數日即擒治各論如律凡君前後所獲倘朋李祿林張明道李光岳等數十人皆巨盜大猾大府方勤襄公維甸朱公勳目君健吏倚如左右手然君尤以廉惠爲本嘗冬夜入獄閱囚四二十餘人君語之曰歲行暮矣若曹豈欲一歸省父母妻子耶衆皆泣不敢應君慨然曰限開印前一日各自投到無負我遂悉縱之至期而二十餘人中惟少一人方擬遣役致諸其家而其人已馳至叩頭曰距城遠門且閉幾不得入咸陽人相傳以爲美談大荔號銀窩紳士初見令奉千金或數百金爲壽君

延入之而盡却其贄蒞人曰舊例也君笑曰新令安用舊例蒞人愕終君任不敢干以私君旣調咸寧邠州君即致仕比擢潼關皆就養署中嘗爲余言君之致疾也同州旱禱雨未應君猝無計長跪烈日中歷兩時許雨驟至從者請曰可以起矣君曰今日雨不沒踝不起已而雨果沒踝歲卒有收而君以中濕故病足會滑縣軍興陝甘兵奉調出關者相望於道君力疾供億餼牽足遂大瘇不可韈以至不起初君禱雨大蒞請以一子爲龍神子易甘澍濟民雨集而子暴死至是益以身殉嗚呼可哀也已君卒於嘉慶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四配汪氏無出繼配陳氏妾丁氏李氏男子子三

鈐庚鍇而庚幼殤女子子二一嫁永濟崔曾益一未字
君通曉音律好作篆書畫學錢文敏三十後究心靈素
時時有所論述余求諸其家不可得又所著吹香閣詩
喪舟滲漏爲水浸不可識別惟秣陵秋江上綠樂府二
種稿本尚存邠州君不知余之不文也使鈐鍇兄弟以
墓石之辭爲請且曰葬未有期吾老矣兩孫幼吾子預
爲之以待事其可因就所聞摭次之而以余所自欲言
者附綴於篇於君生平無所隱飾後之人可以觀君矣
并係以銘曰

設講院興水利于君爲事之常而弗勝誌也凡列于篇
者皆人之所難能嗚呼子孫其有興焉者乎

方彥如壙志銘

彥如諱履篯吾友方履籛彥聞之弟也彥聞於學無所不窺而尤善爲齊梁之文嘗語余曰吾弟年十九雅好是他日幸從諸君子後必能有所成就彥聞篤友誼有急奮不顧身力不逮則歎曰吾弟有至性他日縱使結客其任事勇鋭非吾及也夫以彥聞之不妄譽人而自許其弟者如此嗚呼此豈獨方氏之不幸而彥聞同氣之感爲無窮耶方氏故大興人僑居陽湖數世矣今廣西永康知州聯聚彥如父也其生卒以嘉慶四年月日二十二年月日娶于某無子遺文十餘篇彥聞方與余同客京師既得彥如赴馳詣永康將請于永康君挈其

喪歸葬而預乞余文以待事余不忍辭也爲之銘曰
孰才而天耶孰不才而壽耶造物者必自有說而孰發
其覆耶已焉哉

建陽知縣陸費君墓誌銘

陸費君諱鍪字舟若桐鄉人君之先諱錫者順治十八
年進士山東平原知縣始姓陸費氏錫生淮縣學生淮
生椿候選訓導椿生熙用雍正六年舉賢良官至山東
武定知州熙用生墀乾隆三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
官禮部左侍郎是爲君考母一品夫人張君以四庫全
書館謄錄議敘州同發安徽試用署鳳陽通判宣城合
肥縣丞丁父憂去服除補亳州州同擢宿松知縣緣事

革職尋復官選福建建陽知縣順道歸省張夫人卒於里第時嘉慶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也春秋六十有三配安人祝繼配安人蔡皆無子以弟元鎮子觀瀾後方君之充四庫謄錄也侍郎公實總書局君處儕輩中未嘗有所表異與人交若落落難合亦終無所迕館事畢即歸讀書京朝大官稱佳子弟輒首君以爲清素恬退稱其家風也既試吏手批口答案牘無留滯暇則讀書如在館時其宰宿松也宿松民悍而狡子弟讀五經畢即讀律習訟辭術成武斷鄉里吏弗敢犯君至縣以法繩之姦民大譁陰謀去君某生者其尤也逋課積年糧胥雖屢受杖相戒不以聞至是君索之急胥不得已伺其

入城探示懷中牒擁之而行某大怒拳傷數人然竟不得脫既至訊逋課得實移檄校官繫明倫堂約曰納課乃釋某生暴橫久猝被摧折以爲大慚一夕自經死臨檢得書懷中列校官婪索狀辭連君姦民欣然欲藉以傾令嗾其子歷控府司院以至刑部事下巡撫奏請革職比鞫訊告者坐誣君奉

特旨開復以原官注選嗟乎良吏之難其人也下者操行不謹爲宵小所挾持甚至束縛馳驟不克自振拔其或稍知自好則務爲優容含忍冀且無事然間有一二武健不畏强禦者又易爲蜚語所中罷任待勘勘幸得直大吏輒以既革職爲無庸議坐廢棄者往往而有如

君者可謂幸矣然亦卒不獲盡其才以歿則豈非其命歟余與君從子恩洪交相善覲瀾將以今二十二年月日葬君某鄉某原恩洪自湖北麻城馳書請銘道遠不可以辭銘曰

君之宗本費氏舅氏陸撫爲子凡五傳始兼姓兩不忘誼之正越秩宗門益昌名父子宜循良志未展吁可惜利後人固幽宅

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甲午故瑞金知縣惲君卒於常州鳴珂里寓舍越十月戊子葬石橋灣祖塋君弟敷奉太夫人命徵銘于余余媿謝不敢任會敷將之官葬期迫

不可固辭謹按狀君姓惲氏諱敬字子居陽湖人祖諱
士璜考諱輪並以君貴
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君中式乾隆四十八年本省舉
人五十二年充
咸安宮官學教習五十五年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選浙江富陽嘉慶元年調江山父憂去官
既喪選山東平陰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調瑞金君先後爲知縣十八年所至
輒忤其上官而上官之賢者亦輒保護之使忌者不得
逞君又自以勤廉明決無可乘也即可乘固不以一官
得失介吾意故雖屢瀕于危益侃侃無所瞻徇最後署

吳城同知爲姦民誣告家人得贓遂以失察被劾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先已薨逝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喟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贓敗君旣奉部議革職自南昌還至瑞金頓首謝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無媿于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當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孝矣初君之再謫遷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君考文林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而君挈兩弟及妻子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別假館所親未獲寧處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得疾歸歸寢十日而歿春秋六十有一君少

年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横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于儒術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辭以期至于可用而無弊葢於

本朝諸公方苞劉大櫆姚鼐非徒不媿之而已而同州之爲古文者張惠言秦瀛趙懷玉吳德旋吳育董士錫顧翃亦推君無異辭余年十九卽獲交於君幸得君文以銘先太孺人之墓甫四易歲而余乃銘君墓也嗚呼可感也夫君文初二集都八卷外集及詩詞各如干卷他所著書並有序刻集中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後當有攷故不具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丈夫子

一人穀女子子七人吾友歸安姚晏聖常其壻也餘未行孫二人紫孫玉孫銘曰

嗚呼以君之才與其所學宜大有爲于世而顧止于斯耶即以君爲御史給事中補闕拾遺亦其選也而壓以正言讜論博從政者之一怒耶嗚呼此造物之所主而又誰尤耶後之人當有讀君之遺書而致其無窮之思者否耶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七

受業甥惲彙昌校字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八

陽湖陸繼輅祁孫

墓碑銘　墓表

榮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加一級萬公神道碑銘代

吳少司農作

我

聖清以文治化成天下而以爲推之當自近也故　皇子生五年以上即入　上書房所以涵濡德義陶冶性情者爲力至勤而爲時至久彼前朝偶一出閣聽講即望其識孝友之方化驕泰之性通古今治亂之變不亦難乎自烜爲翰林見詞臣之侍學　三天者皆能慎體

國家立法之意盡切磋砥礪之功而義寧萬公爲尤著

公諱承風字和圃故江西寧州人寧州嘗有捍禦教匪

功

上嘉之

賜今名故公爲義寧州人義寧萬氏世有隱德爲鄉祭

酒公之曾祖曰瑞麟祖曰舞父曰鉉皆以公貴

贈一品階公早補諸生中式乾隆四十二年本省舉人

四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久之春

旨在 上書房行走蓋盡敬竭誠從容講論者先後二

十餘年公分校京兆者再典鄉試視學各四知武貢舉

及 殿試讀卷各一而其主考雲南也

上在藩邸

錫七言律詩一章一時同奉使者以爲榮公由檢討擢右贊善轉左歷中允侍講會

廷試翰詹而公卷遂式列四等故事開坊翰林列下等者革職

上以文字淸順降公檢討再擢贊善中允庶子歷學士少詹事禮部侍郎降補內閣學士擢兵部右侍郎轉左署工部兼管錢法堂事初公之視學安徽也安徽士子數與江蘇等而入闈之額僅十之四公言于制府飭提調增號舍遂得多錄八百人公性和易與人居未嘗有所忤然遇公事則言之侃侃不少依違其在廣東時

試瓊州畢將北渡矣值洋匪滋事稔知遊擊某庸劣恐
益廢弛立專摺恭奏在山東時屢奉
密諭詢問大吏居官行事公秉公咨訪輒據實密陳至
于整士習植善類剔姦弊無不盡力為之故所至得士
心公于學無所不窺文似歐陽文忠詩不分唐宋界而
和平感人書學黃文節立朝垂三十年受
上知最深
眷最渥屢拜
御書福字
御製書籍詩篇及畫軸端硯如意朝珠貂帽葛紗香佩
宮扇藥錠之

賜天下想望丰采而公遽以微疾長逝時嘉慶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嗚呼惜哉公享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配夫人劉氏祔禮也公生男子五人方雍方貞方熙方泰方樹而方泰幼殤女子四人並適士族孫四人烜既與公先後入詞館又申之以婚姻屬公將葬方雍等以神道之文爲請不敢以不文辭

銘曰

觥觥萬公經師人師不爲矯世絕俗之行而粹然底于無疵我銘其墓無媿辭

山東鹽運使司濱樂運同劉君墓碑銘

君姓劉氏諱世棟字若木始祖汝材爲明僉都御史自

南昌遷漢川遂世爲湖北漢川縣人祖之定考岳並
贈中憲大夫奉天府治中加二級祖妣左氏張氏妣唐
氏恭人君中式乾隆三十五年本省舉人四十六年大
挑一等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河南初署息縣事息於光州諸屬縣
最稱難治君開誠待之數月無鬥殺刦盜之獄未幾補
商水值歲饑君賑貸有法全活甚衆凡官商水八年以
卓異積俸推升貴州正安知州正安在萬山中苗民雜
居不可化導戚族多尼君行君不可則遣妻子歸獨身
之官南大呂者方聚衆抄掠至數千人結寨自固間有
兵役過其地輒支解之君既上事即求得大呂謀主某

諭以禍福某感泣請擒大呂自効數日得之論治如律
羣苗驚疑有神助君乃稍稍因其俗爲定婚嫁喪祭之
儀又日進其耆老秀士從容爲言年穀順成室家相保
之樂而刑罰死喪之可畏使各歸讀法于鄉稘年正安
大治由正安調黃平前後十五年再以積俸推升奉天
府治中治中秩滿又推陞山東濱樂運同運同事益簡
始得讀書屬文招賓客譚讌爲樂而君年已七十五矣
國家承平日久上自宰執卿貳下逮庶司百職事操圓
循規引方合矩無可自表異而守令之賢者務與民休
息安於久任以躁進爲可恥故其中較論資格馴致通
顯固不乏人而位不稱其才才不竟其用者卽亦往往

而有如君者假令處方岳之任其設施詎止於此而終身未嘗一膺特擢爲可惜也雖然君惟不盡其才而君之所養乃愈可見矣君在山東四年致仕君孫珊已官江南天長知縣君來就養卒於署舍時嘉慶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也春秋七十有八配恭人陳氏生丈夫子四修章修程修憲修式修程官江南金壇縣丞先君卒女子子一人壻曰陳儒書孫六人長即珊修程子嘉慶十六年進士今官合肥知縣曾孫一人君生有夙慧五歲背誦王勃滕王閣序終篇不遺一字既長旁通天文推步勾股之學以至內經本草靡不究心故生平好爲人治疾官事既畢按脉定方日進百數而君不倦此又

前古循吏所未嘗有者也君旣葬之五年繼輅始與珊定交辱以墓石之文爲請珊文釆治行爲當世所指數宜有開其先者及覿于君乃益信因掇其事之大者著之篇其他撫字聽斷之勤具於狀者弗勝書也銘曰

中丞之遷十一世逮君之身始祿仕益厚其植培其根昌君門者君之孫佳城鬱鬱漢水濱五百年後訊此文

莊傳永墓碣銘

嗚呼貴賤夭壽理之不可憑也久矣載籍所紀顏淵冉伯牛之徒其事在千載而上然而掩卷浩歎怨憤悲悼如其始亾一若諸賢得享耆頤之壽其人可以至今存者況其事得之目見其人爲平生之所習其爲怨憤悲

悼益何如哉吾自先友張皋文卒于京師見其柩之歸而疑之以爲斯人宜享大年俾克有爲於世不應遂止于此葢至今十有餘年而猶若有所未信嗚呼豈意復遭吾傳丞之變也傳丞少孤受賢母夏太夫人之教所誦經訓史傳數十百萬言所學爲魏晉齊梁唐宋詩文亦數十萬言於流俗驚喜歆羨之事泊然無所動於中故其氣常充然而有餘其胸懷浩然有以自樂無幾微憂傷憔悴侘傺感激之意見於顏色發於音聲然且病病遂以死何哉世人求其故而不得則委之于數夫數之爲說創自何人而自古及今聖賢豪傑魁偉閎達之士皆俯首斂氣於其中而莫能自越也豈不大可怪哉

傳永爲先母莊太夫人從孫然最爲吾母林太孺人所敬愛繼輅受命以兄事之繼輅言行有所過差傳永蹙然如芒刺之在體見余改之意始安嗚呼哀哉以繼輅之無似而幸不爲君子之棄者皆吾傳永之力也傳永陽湖人諱曾儀一字心崖其所居曰仁里其讀書之室曰養正居其人長身而玉色光采奕奕照人好自裝池書畫碑帖琢硯刻小印皆絕工篆書學碧落碑眞行書學趙文敏以嘉慶十二年正月日卒于崑山張氏年止三十有九祖樹乾隆間舉人官江西臨川知縣有善政父述早卒妻張氏故懷遠知縣瓚女先卒子受未昏而殤族之人議爲傳永後者當在傳永從父兄弟某之子而

某亦未昏傳永受業弟子管繩萊以二十年月日葬傳永夫婦父子於常州府小北門外其明年余與傳永平生故人丁若士魏曾容數輩往省之小北門故多塚墓櫂日久益蕪雜始爲立石而銘之銘曰

是吾郡有道能文之君子莊先生埋骨地也後之人因嘗讀其遺書而想見其爲人矣詎不爲之禁採樵如柳下季耶嗚呼

殤塚碣

陽湖陸氏葬殤之兆

右碣陽

陸繼輅祁孫子耀連嘉慶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生五年

六月二十一日殤聘永濟崔氏副榜貢生四川金堂知縣景儼女連之將生也太孺人夢一老僧徑入臥內怒訶之僧合掌曰勿嗔乞施米三升耳既覺而連生心疑其不育也已而果然

弟四女季貞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生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殤時余客都中季病瘵百日語其姊曰爲我謝阿耶爲女不終遂瞑

弟五女閏貞十年八月二十七日生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殤閏之殤也無病既瞑容色如玉其母冀其更生抱置懷中逾數刻嗚呼此女子子也逮長遣事舅姑斯已矣于余何所輕重損益而必奪之也哀哉

弟六女同喜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殤距太孺人之終甫八日其父母不服顧視亦不知所攖何疾也嗚呼

余次女君素之葬也于洪氏之鄉非禮也知其非禮而故蹈之則制情之難也君素名綵勝年十有八未昏之壻曰洪穀曾其婉順明慧及生卒月日具董君士錫所為壙志右所列一子三女皆葬宅西蔬圃中各為一塚圃半畝許距宅五十步以余之不恒其居也爲通置一石而銘之銘曰

吾之于世也其處子子也其行踽踽也重以天屬之戚上自父兄下逮子女若是其煢恤也其奪之也有故則

又何修而與之且數與之也嗚呼果有主之者焉否邪

右碣陰

韓君妻葉孺人墓碣銘

余既與上元韓奕山定交之明年間語余以家事而知其妻葉孺人之死非正命也於虖哀哉孺人年十六歸於韓韓固素封奕山少年結客始傾其家孺人以纂組佐太孺人養而向所招致戚族或翁媼龍鍾不忍遣去爲具食飲如常常終日不得息積勞既久日漸羸憊至臥不能起太孺人憂之深責奕山營醫禱甚備奕山性尤介恥以緩急告人日仰屋愁歎皇皇無可爲計孺人心不自安欲速死以絕太孺人意因語奕山曰妾病無

生理然固不即死姑老矣而君酷貧其何以堪此耶語
叹唏噓不自勝奕山雪涕慰之然亦不虞其有他也一
日以事暮歸孺人已給諸女他往閉戶雉經死實嘉慶
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也年四十有七嗚呼孺人之疾非
有所創痛不可終日也徒以曲體其姑與夫遂不惜捐
生以抒其困自古敗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往往遷延畏
葸喪其生平其有忼慨赴義者無不與日月爭光而孺
人之死乃獨輕于鴻毛也嗚呼其可悲也夫孺人諱欄
字凭之奕山同縣人奕山名爻縣學生男子子一人芸
才而早逝女子子三人適士族奕山以某年月日葬孺
人某鄉某原其高識淑行詳劉君珊所著家傳余獨悲

孺人之死不合于道而志乃出於仁孝輒因奕山之請而爲之銘曰

天邪人邪妃耶仇耶嗟賢者之不遇時乃至不能庇其伉儷以至於斯

河津知縣龔君墓表

宜城龔煜客遊吾常于常文學之士無弗接也獨心折繼輅能爲韓歐之文而求表其先人之墓繼輅雖不敢當此然于煜則可謂孝矣煜之言曰吾父以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選山東濟平知縣時大父已先卒獨奉大母尚太夫人之官乃以讞折獄受大府知將遷矣而尚太夫人寢疾遂陳乞終養凡歸侍太夫人十餘年太夫

人歿服除又十年始赴吏部待次會山西巡撫請揀發州縣吾父與焉始至署潞城又署屯留及永寧州補河津五年以年老致仕煜言未竟繼輅喟然曰偸哉龔君之於仕也使君官清平時以將遷故稍濡滯其行大夫人疾且愈十餘年之久當一再擢不止而君之歸會不可以終日逮三年之喪畢急馳謁選人以君之才猶可致通顯以償其前此之投閒置散而君復眷戀墳墓遲回不忍遽行以至又十年之久而君乃以縣令終矣嗚呼惜哉君諱國榜字金題終年七十葬某鄉某原配夫人某氏丈夫子三長煥宜城學廩生次卽煜候選縣丞爲叔父後次炯嘉慶十八年選拔貢生女子子三邱德

耀鄰繼曾樊學淦其壻也孫二培詒培謨君友于兄弟任卹于鄉里煜更述十餘事皆可訓茲獨論列其出處之大俾刻于石使龔氏之子孫出而仕者知君子難進易退之義篤天倫而淡榮利世為家法焉陽湖陸繼輅表

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棆刑部郎中祖屬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

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

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

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

御史則大喜夜起徬徨中庭搆疏稿未成而仍留軍機
命下
俞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
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
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發獲譴其用意至深君
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于詩今所傳
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
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語而君已前歿不
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
秋六十有一配恭人張氏以五年十一月日合葬陽湖
新塘鄉之原子學洛俟選知州後君十一年卒孫繩萊

慷慨尚氣節習君者以爲酷似君用形家言于君既葬之十八年始立石于君之墓而徵文于繼輅繼輅既與繩萊游處如家人又多獲交于君及門弟子熟聞君之志行不可以不文辭因系以辭曰

君子小人消長固有時耶胡四凶之誅亟必有待于重華嗚呼君雖賫志以歿而慶慰之意當無間于死生後之人尚讀君之遺詩而信余言之有徵

皇贈武功將軍常州營游擊加二級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朝棟字遴甫蒙城縣之劉仙里人也少倜儻常欲赫然著奇績雖補博士諸生輒好與纍桀子弟游處而陰撫循之有願爲君死者蒙城令董君仁柔而

黠縣役王淳屢以小忠自効遂大信用橫於縣中縣中某鄉故多豪右大猾以誅淳爲名號召不逞之徒圍車結營期旦日入縣署董君窘不知所爲君自陳素與此曹習願獨身往諭之不聽而後勦董君方倚君爲扞蔽堅不聽君行君乃爲尺一書開說大義俾董君遣吏持往吏相顧駭愕莫敢應劉鴻謨者亦君所與游處之豪桀子弟也奮然請行君大喜自以良馬爲贈鈴聲琅琅然馳去日暮抵某鄉呼曰我劉鴻謨劉仙里張君使者也速開壁入我既入羣猾發書共讀之感悟泣下夜向盡復聞鈴聲加厲則鴻謨與首事者數人至君以見於董君爲杖王淳百下之獄中事乃已時嘉慶七年七月

也其後三年宿州牧以貪酷激民變盧鳳潁兵備道珠隆阿君勇力絕人聞亂先至傷左腕創甚賊勢益張聲言將分兵掠鄰縣蒙城令張君造君謀守禦計慮頗設兵不足用君立團鄉勇三千人約人自置械而君發私廩爲餉命其子殿華統之營城外十數里會巡撫亦以標兵至擒斬倡亂者宿州平蒙城解嚴當是時張君之名振江北先是乾隆五十一年蒙城旱明年大疫又明年黃水决君輸家財助賑招集流亡養生送死規畫甚具歲既稔又錙貲創設書院俾諸生肄業其中於是始有領解者以故蒙城人無艮莠皆德君猝遇變君得以從容指揮錯鄉里于磐石之安蓋其用心深矣嗚呼豈

不偉歟君之子殿華中式嘉慶三年武舉六年成進士七年君女之夫陞鳳翔復以武探花及第里人踴躍相告語以為為善之報乃今得之目驗也嗟乎方川楚教匪蔓延時

朝廷需才急使君有大力者為之援引得操尺寸之柄建樹寧止于此乃天若故靳之俾隱而不耀而以昌其子孫此于君之意中為得失未知何如而徙薪曲突之功造物者固已默鑒之矣又奚惜哉又奚惜哉君卒於嘉慶二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春秋六十有六祖晰照候選州同父應序國子監生暨君三世並以殿華貴贈二品階配夫人李氏繼配夫人郁氏楊氏丈夫子五

人長即殿華常州營遊擊次兆鳳候選按察司司獄次殿傳縣學生次兆琪次兆瑛女子四人孫五人芹藻芝蘭慈福以二十四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陽湖陸繼輅表

魏封君墓表

嘉慶二十有四年五月己丑魏封君卒春秋八十有四州之人犇走相告語咨嗟涕洟若猶惜君壽之不延者何其感人之深若是耶蓋君少習醫挾其術以活人又常以所得報謝之貲爲人謀養生送死五十餘年無倦容德色鄉里樂受君之庇視爲故常君歿私念無可復仰故雖以君之壽考令終而羣然以爲大慼也余幼多

病飲君藥輒愈稍長復與君之子襄爲鄉舉同歲交相善於君之葬宜爲文表君之墓以風勸後世已而襄果以爲請且言曰吾父醫術既大行日或得錢至十數緡居積之可以致富吾父不欲富也謹藏而驟出之一旦爲義舉可以享盛名吾父不爲名也吾見吾父曰有當爲之事以罄其所入而家人衣食亦寓乎其中自年未及壯循循焉以至于今不孝兄弟隱食其福而幾不自知也嗚呼此不獨能知其親亦可謂善言隱德矣襄之始仕也君寓書教勗恒累數百言大指以廉惠爲本而尤深戒近名襄官洛陽時以荒政報最加五品銜君聞命蹙然不安曰此何等事因以受賞然襄前後爲令十

年未嘗敢以金爲君壽奉君赴多方稱貸始獲挈妻子以歸次子衷常侍養君歿哀毀骨立余懼其不勝喪也數數過之欲有所陳說而見衷號慟卒不能舉其辭嗚呼此余所親見於君父子之間所爲感激深歎而不能已於言者也君諱元字應乾常州武進人國子監生誥封奉政大夫祖某父某俱不顯襄嘉慶十年進士山東招遠知縣衷國子監生孫五人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陽湖陸繼輅表

陳封君墓表

嘉慶二十有五年六月丙午陳封君卒孤維藩等喪葬如禮復追思先人懿德醇行宜託之立言之君子以永

其傳于是維垣維屏不遠數百里持狀來請繼輅姚謝非其人不獲則推原君立心制行之本而論之以文其略若君之先世嘗爲賈既致富矣卒以好施傾其家及君之身蕭然如窶人而施益力孜孜竭其謀徙賣文之所入爲人謀養生送死之具凡敬節恤孤皆有條例較然可以行之久遠甚至佛寺道觀之傾圮者輒倡爲鐍輸必集事而後已吾聞釋氏之教以淸淨爲體以布施爲用二者若相背馳既而思之彼惟充其施予之量至於肢體髮膚之所不惜而後無有一物足以攖其淸虛之府近似君子寡欲洗心之學其徒不察附之以福田利益之說抑已過矣又況世之厚自封殖者既陽陽然

視鄰里鄉黨之肥瘠而無所動乎其中復挾其貲財造作種種泰侈淫佚之舉此固釋氏之所悲哀亦豈聖人之所矜宥者哉觀君之好施而君之束身寡過從可知矣余猶以君所處窮約不克副其志爲可惜也君姓陳氏諱授字石渠江寧人縣學生其卒也年五十有七祖某父某配宋氏先君卒丈夫子四人維藩縣學生維垣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內閣中書維屏維垣同榜進士山西候補知縣維翰縣學生孫四人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陽湖陸繼輅表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九

陽湖陸繼輅祁孫

祠版文　哀辭　行狀　祭文

誥封朝議大夫候選布政使司理問加四級黃君

祠版文

漅湖之陽有隱君子曰揆也黃君旣歿之六年余客合肥其孫承谷承憲從余游奉父常吉命請爲之傳余告之曰非史官而作傳與爲異姓作家傳皆非法且子大父之葬墓誌外碑皆具復何藉於余文承谷等固請不已則取其行事可論者以爲版文俾著之廟使黃氏世世子孫知餘慶之有自其辭曰

君諱鋒揆也其字合肥石塘村人生十二年而孤事母蔣恭人以孝聞蔣恭人性好閒靜君遂絕意仕進於菊舍築一園曰半園彈琴讀書其中泊如也然君實非忘世者乾隆五十年廬州饑君以重價買穀而賤糶之全活頗衆

今上十六年十九年旱尤甚君益輸粟助賑前後各六千斛有頌德者輒謝曰黃氏家法也吾踵而行之尚恐不逮其敢視祖父之遺貲爲子孫之私蓄邪其立心如此石塘村合肥走江寧道也縣人應鄉舉者必經君之門君無論知與不知悉要入半園置酒爲餞酒酣從容問斧資之盈歉而量爲之賮終君世以爲常君之喪蔣

恭人也將殮石塘村方賽神鬪君號慟爲罷會逮君旣老督子孫甚嚴而事諸父彌謹以嘉慶二十年十一月日卒春秋六十有五越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系曰浙水東趨北際君之先兩循吏祖楚秀考存義世有緒以至君君雖隱澤及民猗休哉如其仁君之子凡九人門未昌俟厥孫谷若憲學維勤善必報訊此文

哀陳勳

陳勳蘇州人爲洛陽令司閽貧甚債家迫之遂雉經死陸子見而哀焉作此辭

嗚呼勳吾客洛陽一年矣初未識汝于生而見汝之死汝之年已周甲固來日之苦短而胡不忍須臾以俟豈

無所戀而遂捐其生邪抑所惡有甚於此將有見于富之不可求邪而一雪其執鞭之恥嗚呼勲乎彼造物者果賤貧而貴富邪胡不窒其流以爲惡之戒而備其源以爲善之誘邪吾以爲財者天之所不甚惜故恆聽其或甚有或甚無而非于其間有所喜怒也勲乎汝今知其敬矣

老僕丁榮哀辭

老僕丁榮其父常熟人名升以烹飪事蔣文恪公乾隆己未先君子改官福建文恪使從行娶婦生二子曰運曰榮後先君子官廣西升與運皆受瘴死獨榮及其母侍先君子歸先君子捐館舍旣終喪伯兄起復桐廬兪

仲兄登封令太孺人日益貧困不能蓄婢僕因悉召使前令曰欲往浙者列左往豫者右諸僕欣然或趨左或趨右榮獨伏地涕泣堅請留守家門太孺人亦爲之淚下遂不忍遣自是以至榮死凡侍余三十有三年年五十七榮口吃而嗜酒醉後事多誤責問之期期不能置對太孺人怒叱使出即怡然去旦日叩頭階下矢不飲三四日又復然然性耿介尺布斗粟非太孺人賜未嘗有所乾沒余弱冠後出爲諸侯賓客遇有高會聲伎滿前榮必竟夕侍立慰遣之移刻即至臨川樂蓮裳嘗謂余曰每酒酣見君屢目榮榮在旁能使君不敢縱飲於以見太夫人家法之嚴而榮樸直之性見於顏色亦異

人也余應學使試鄉試各四應禮部試六榮皆從試期
近即不飲酒爲余浣筆滌硯市食物置一筐中未嘗有
缺余善病榮炮製藥物未嘗有誤余好臧否人物輕于
詆訶榮輒諫阻余或怒之則亦怫然曰老奴言何足道
顧太孺人平日所以教公子者何若余急起立謝之乃
已嘉慶甲戌余攜榮入都余將歸而榮病勢已不起同
里瞿荔江過余曰君勿憂以榮之耿介樸直無客死法
行將愈矣余爲留京三月果愈攜以歸歸一年病復發
臨死呼其子曰愼毋他往其子泣而應之目乃瞑嗚呼
當丙寅丁卯間余以太孺人多疾不能出遊困甚榮夏
不葛冬不裘恒數日不得一醉余憐之會友人完顏蠕

塀爲溫州守使榮往事之不可强而行抵溫曙塀素重榮嗇之不與凡奴等榮往十餘日涕泣求歸曙塀不能留也嗚呼榮豈于余復有所奢望以酬其前此之饑寒勞苦耶而戀戀不忍去以至于死也是余之有媿于榮也而榮于余無媿焉于其葬也爲文以哀之辭曰

伊余生之屯蹇多負疚于倫常至先人之遺僕亦積瘁而莫償苟余文之可傳庶身歿而名彰嗚呼余之所以報汝者乃在于此而曷禁淚下之沾裳

仲兄側室王孺人哀辭

王孺人同縣人侍仲兄十七年仲兄歿寡居復二十七年以嘉慶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子一耀

逖孫二復應徵應嗚呼孺人之來歸也旣逮事先府君旣寡尤敬事先太孺人於所爲未嘗不慕傚而爲之所不爲未嘗一爲也嗚呼可謂知所法守矣于其歛也辭以哀之辭曰

翳斯人之少賤何動止之有常彼王謝之高門乃聯袂乎春陽悲慈型之日遠豈訓言之未詳襲自今兮申儆毋汞愧於兹藏

李涔庭哀辭

嘉慶丁丑有

詔大挑天下舉人余與焉余友涔庭李君造余曰今或置子以二等願之乎余曰甚願君領之已而果列二等

旋下第將南歸君送余南柳巷廣舍時京朝官滿座皆以後會相要約君獨默無一語客旣散乃握余手問余果復來乎否耶余目視君未有以應君慨然曰一第之得失不足爲子輕重審矣而子顧僕僕焉衝寒而來觸暑而去徒以敝其著書爲善之神何爲者哉余曰善遂別去旣別時時味君之言而歎君之愛我篤也余識君在戊辰之春君方自西安來京師旣數相過從間語余曰願見久矣今幸不見擯雖然何以益我余謝不敏君曰吾天姿薄子導我厚斯益我矣嗟乎世之肯爲此言者幾人哉然余十年來微窺君處心行事亦未見其薄也君少以制舉文名里中論者以儕劉醇甫張宛鄰余

顧未之見嘗見君爲所親官御史者草封事其文無所規仿而條達盡意他日爲考官督學宜可稱職而竟不及待也歟虖哀哉君初補武進縣學生名青震故字洊庭後舉京兆名錦既登第又更名秉灝而洊庭之字已行以己卯四月五日卒於京師年甫五十官內閣中書舍人協辦侍讀余既未與

恩科會試無由哭君寢門乃述君平生之言以志余慟辭曰

嗚呼洊庭命止此耶果造物者勞我以生而逸我以死耶則何以寧其八十之老親而育其呱呱失母之子耶誠知夫哀傷之無益而豈余心之所能已耶

候補覺羅官學教習錢君行狀

曾祖人龍康熙己丑進士山西長治縣知縣累　贈資政大夫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

曾祖母蔣累　封太夫人

祖璟乾隆癸未進士　贈文林郎河南舞陽縣知縣

祖母徐　贈孺人

父夢雲歲貢生候選訓導

母唐繼母蔣生母張

君姓錢[illegible]初字申甫陽湖人吳越武肅王三十世孫也君從兄弟八九人皆早慧而君最長日率諸弟讀

書或百行或數十行曉起背誦有誤一字者以爲大慚當乾隆三十餘年君從祖中丞公官本省江安糧儲道文敏公官刑部侍郎君諸父行以鄉試至金陵會試至都門者皆少年高才輕裘駿馬倜儻負奇氣訓導君尤好結客揮金錢如涕唾以故家中落君幼時雖甚慧亦頗好弄君之姑嫁蔣氏者語君曰門祚衰矣非刻苦爲學吾懼其不復振也君大悟盡捐諸兒戲具學作制舉文滔滔清辨久之應郡試冠其曹有怨大守者爲匿名揭帖投學使者署云第一名以賄得學使莫侍郎晉檄校官名君面試之君援筆立就學使大稱賞遂補縣學生員君喜爲詩偶從書簏中得王文冋疑而集則大賞

之旦夕吟諷多擬爲閨房贈答懷人詠物纏棉旖旎之
作嘗以示余余力規之君遂盡焚其稿而放筆爲歌行
橫空盤硬抑塞磊落同里莊徵君宇逵奇君才許以女
妻君而訓導君方貧甚未能娶也君嘗傭書江淮間又
依其從外祖蔣方伯於中州登臨懷古篇帙日繁富數
年歸應鄉試中式嘉慶十五年舉人報捷者至君方奠
雁莊氏里中以爲美談君既從莊徵君遊矜尚氣節又
好養生家言嘗獨寢訓導君豪于飲得末疾君遂斷酒
雖有讌會終日不舉桮以故精氣充溢長身玉立發聲
清越目光爛爛如巖下電余多病最羨君而不虞君之
不永年也君以應禮部試與余同入都余未終試而病

發君朝夕調護之余病甫退猶未能下牀行而君亦病病與余同而竟不起時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也嗚呼哀哉君生於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初一日年三十有二遺駢體文一卷詩二卷詞二卷妻趙氏莊徵君蕃女生女子子一人余爲君從父女兄之壻於諸舅中最與君善痛君之勇于從善勤于媚學方將繼中丞文敏而起而竟止于此也輒力疾粗序其生平爲狀如右以俟立言之君子擇焉謹狀

祭吳穀人先生文

爲位昭祭故國子祭酒吳公之靈嗚呼柔兆之歲秋花載黃公自邗上言歸餞唐道出毘陵過我草堂我蒯園

踈勸公一觴公言哀頹豪興非昔因數曩遊歡悰歷歷我初識公明湖畫舫南屏晚晴霜月初上波光屬雲各抱退想公飄踈髭乘風欲往阮公還朝公亦北去秋雨蘆烟蕭寥離緒泊公乞養我客滬城備兵好事鶯花縱橫乍聞公來一笑絕纓郊島籍湜紛然前迎館公南園水木明瑟醬酒千斛擕書萬帙金烏待升涼蟾既沒匪夕伊晨于公之室我吟一詩公曰陶杜我著一文公曰徐庾公之愛我大雲施雨我之向公嬰提就乳備兵溘逝良會不常聞攖末疾憂心傍徨獲手簡弔我母喪煌煌神誥隱德以彰嗚呼哀哉往歲春官郎君及第謂足娱公暮霞轉麗何圖仙蹤倏爾遺世凡識一丁罔不

揮涕公之出處鳳翥鴻騫公之文章虎變龍馴惟矜細行乃底大醇屈指當代庶幾完人嗚呼哀哉

告先嫂文

告五嫂莊孺人江蘇撫部以嫂守節如例題請

旌表已奉

俞旨謹于嘉慶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送主入節孝祠是日莊氏自嫂兄弟行以下五世陸氏自繼軿至承裕亦五世咸集皆歎有泣者嗚呼嫂之苦志守有所覬而甘之耶然嫂今茲六十有五耳使其尚在當親拜

恩命以爲榮而顧不及待也今日之事嫂知之耶否耶吾父吾母吾兄皆安在耶嗚呼

告從孫埜應文

嗚呼埜應孰使汝年二十有七而猶未授室以殁耶汝父既以貧故頻有所之謂非余之不事事而更誰尤耶今葬汝於汝母之昭爲汝立主俟汝弟之取婦有子而以後汝也嗚呼其可必焉否耶將信之以汝之孝弟謹信而天果可憑耶汝尚得請於曾大父母大父母而差以塞余悲之無窮耶

丙子祭詩文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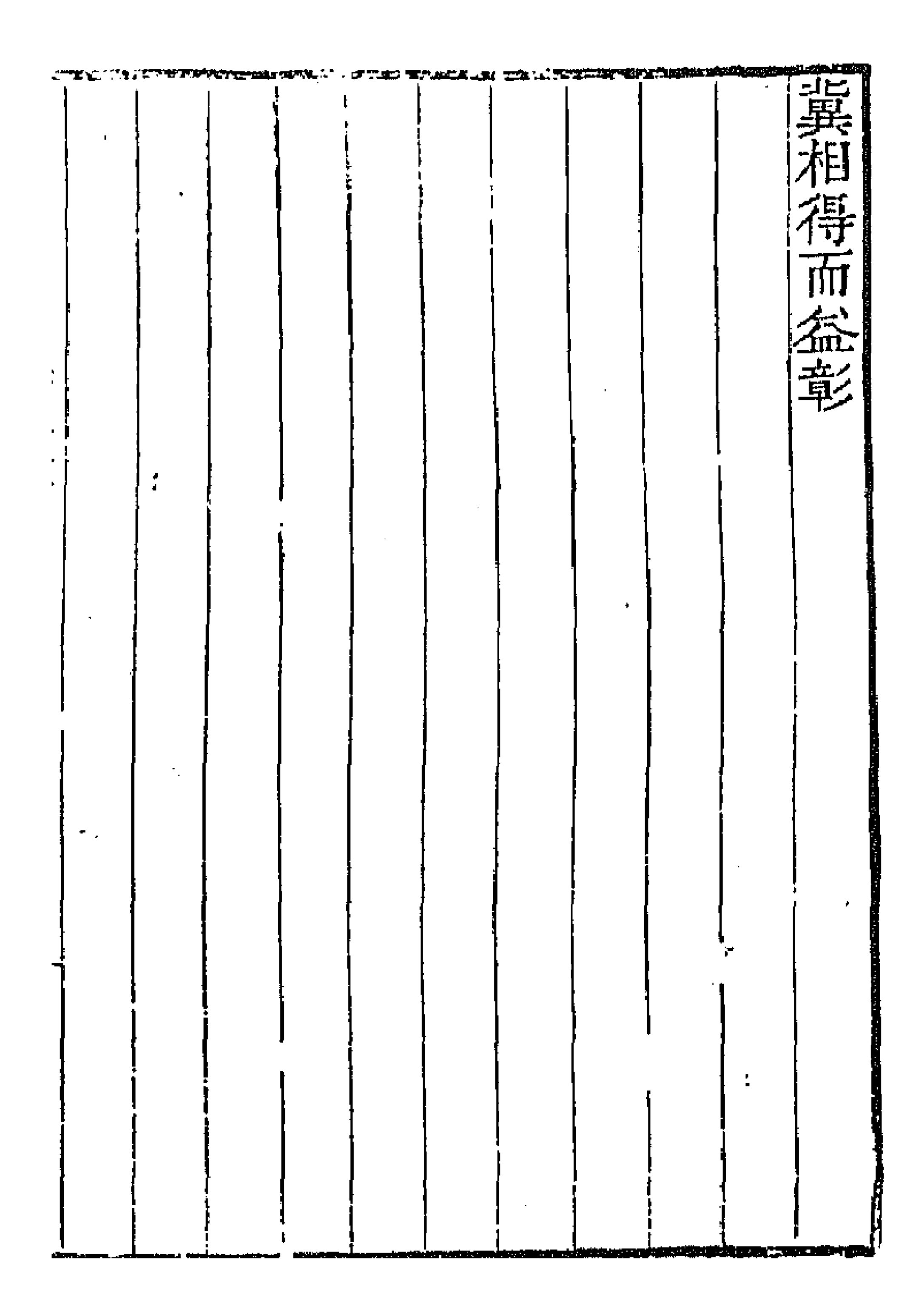
乾隆丁未余年十有六始自錄其詩存之及今三十年棄其祝壽賀昏之作猶四千餘首丙子秋冬問養疴杜門無所事時時繙閱之初去其多用僻字以爲奧衍一

往奔放以爲豪邁者十不得七八焉復去其閒情之無所寄託詠古之無所比傅者十不得五六焉益去其橅仿太似持論太偏敘別過悲感遇過激者而十不得三四焉畢計之不及千首離爲十二卷曰寒桑集曰定香集曰滬瀆集曰邗上題襟集曰歸帆集曰采蘭集曰宣南集曰熊耳集曰伊闕訪碑集曰蕭寺養疴集曰餐术集而伊闕訪碑集分上下二卷嗚呼以三十年之力爲之而合者乃止此耶且吾所自以爲合者其果合焉否耶小除日聊具酒脯祭之申以祝辭其辭曰

伊詩人之遭際恒少達而多窮曷余生之屯蹇乃旣困而未工記訓詞于先德惟風雅兮澤躬逮慈闈之督課

始志學兮孤童甫羣經之卒業若有物兮橫胸臮將流
而阻石雲欲展而未風見窺林之春月聽繇響于秋蟲
忽悵然而成詠恍久鬱而乍通恣長吟以自樂值朝飢
而罔惆惆時門內之唱酬有阮咸之秀特燿遹及道韞之
來歸亦耽情于翰墨解少君之華裾啟中郎之遺籍人
事簡而晝長花氣濃而徑窄綜八代以論才參三唐而
辨格稍變本于昌黎漸離宗于修軾誠飲水兮思源基
定志而調息假蔬爽以承歡輒欣然而永夕數愉快于
平生渺難再兮疇昔賈生秀才之日臣朔上書之年羌
辭親而負米初放眼於湖山既投贈之日廣亦眺覽而
忘還每殘年之風雪觸羈思于歸翰怨江流之三折碾

石磴兮千盤望庭柯兮如蓋翦園蔬兮勸餐出新篇而共賞集悲喜于毫端望廣術兮多岐倦擇鄰兮屢徙知繁音之競奏疇枕流而洗耳奮張郎之長鬣（宛鄰）寶陳留之焦尾（流霞）壯氣類之不孤益鬱憂而毀喜裘已敝而忘寒酒因貽而彌旨車屢駕而不轉舟將發而仍艤愴碧雲之易合誦瑤華而未已凡哀樂之難遣悉有託于篇章痛鮮民之廢業撫祥琴而徬徨討精華之外竭識菤葹之內傷果文釆之凋敝復何戀乎餘生耿懷憂于腐草惜頹陽之末光茲編校之麤竟有祀竈之黃羊援浪仙之故事設桂醑兮椒漿諒窮達之有命匪由汝兮遺殃願放懷而共醉祝長齡之未央吾與汝兮交勉


冀相得而益彰

崇百藥齋文集第十九

從孫恩應校字

陽湖陸繼輅祁孫

年譜

先太孺人年譜

先太孺人姓林氏諱桂閩縣人先考恭城府君側室也生於雍正十三年乙卯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大父母及父母皆早世無兄弟太孺人依族姑之寡者徙居稍長求祖父諱姑老耄不復省記遂終身不能知屢爲不孝言之輒悲恨惟父嘗補學生員太孺人幼時見所得院試花紅以是知之

乾隆元年丙辰二歲

二年丁巳三歲
三年戊午四歲是年府君中式順天舉人
四年己未五歲是年府君成進士改庶吉士旋改知縣
五年庚申六歲是年府君選福建連城縣知縣
六年辛酉七歲是年府君充同考試官
七年壬戌八歲是年府君調任寧化
八年癸亥九歲
九年甲子十歲
十年乙丑十一歲
十一年丙寅十二歲是年先繼妣莊夫人卒府君調任
彰化故事調臺人員不得挈眷行于是先大母鄒太夫

人帥兄嫂及諸姊歸常州里第

十二年丁卯十三歲

十三年戊辰十四歲

十四年己巳十五歲初太孺人嘗從鄰婦學繡婦繡甚工購者踵至不暇給輒倩太孺人代爲之趙編修者林所自出其太夫人市鄰婦繡而工之婦以太孺人對趙太夫人以同姓故迎至其家至是府君海疆俸滿自臺旋省主趙編修趙太夫人極道太孺人之賢遂於六月二十七日以太孺人歸府君是年府君補順昌鄒太夫人留居里第閫內事悉太孺人主之

十五年庚午十六歲隨任順昌是年府君充同考試官

十六年辛未十七歲隨任順昌有術者來謁府君命相太孺人術者謂法當貴恨不永年太孺人笑曰壽豈有定哉視人之自致耳

十七年壬申十八歲隨任順昌是年府君充同考試官

十八年癸酉十九歲隨任順昌是年桂林陳文恭公宏謀巡撫福建奏保府君堪勝知府引見記名以知府用

十九年甲戌二十歲隨任順昌是年府君題陞臺灣府鹿耳門同知十月四兄繼裴生

二十年乙亥二十一歲正月府君將赴新任適以順昌任內命案遲延被劾奉

旨引
見以三月入都太孺人亦以是月歸常州府君旋奉
旨仍以知縣用在部乞假歸是時世父南陵君大可亦
引疾家居居縣學旁府君所居曰東第叔父平彝君廣
森居白雲溪上鄒太夫人往來其間每至一家留十許
日兩家者饋問相望於路太孺人先意承志尤得鄒太
夫人歡十月四姊兆麟生甫彌月府君爲先曾大父容
安府君曾大母張夫人先大父學坡府君營葬世父暨
府君以祿之不逮養也日夜守苦次哭如新喪世母王
夫人已先卒叔父又方病叔母侍鄒太夫人凡會計出
納爲位及授事皆太孺人主之禮成未嘗有悔先母高

夫人莊夫人亦以是年葬

二十一年丙子二十二歲侍鄒太夫人及府君家居平彝君娶於吳無所出府君以四兄嗣焉吳夫人尤愛四姊遂并攜之去先母高夫人生三子莊夫人生三女故太孺人所生子女皆次四十月五姊啟蓮生府君為大兄繼變繼娶蕪湖陳氏陳累世顯宦責禮甚備府君悉以委太孺人且戒勿白太孺人早失怙恃又吳閩異俗而凶嘉兩大禮皆一身任之嫂歸逾月始以手所記籍呈府君事事中府君志而太孺人再以產後積勞始有肝疾

二十二年丁丑二十三歲侍鄒太夫人及府君家居府

君奉部咨追彰化任內分賠運穀腳費銀一千九百八十七兩時已無力完繳鄒太夫人命府君謁選例得帶於新任遂以明年正月北行

二十三年戊寅二十四歲侍鄒太夫人家居府君在都下

二十四年己卯二十五歲侍鄒太夫人家居府君挑發廣西署藤縣事

二十五年庚辰二十六歲是年府君署慶遠府德勝同知鄒太夫人卒於里第府君聞訃奔喪歸

二十六年辛巳二十七歲是年葬鄒太夫人

二十七年壬午二十八歲府君既免喪女兄三人以次

出嫁太孺人分貽簪珥裘服篋笥爲之一空後數年三
姊家燬於火復爲置奩具如初嫁時以故尤感太孺人
太孺人之卒也姊婿錢塘知縣蔣重耀病濕方劇姊猶
馳歸視含斂
二十八年癸未二十九歲隨侍府君赴廣西候補府君
署思恩府百色同知三兄繼皐來省卒於官舍
二十九年甲申三十歲是年府君補恭城縣知縣未赴
以署同知任內代追隔省債項被劾有
旨命總督即赴廣西訊明具奏府君赴省置對太孺人
詈百色距省遠訛言駭聞太孺人日夜焚香禱天願身
死紓府君禍頷郄盡腫已而

命下止革職太孺人奉府君手書攜三兄樞至省爲同歸計士田州餽贐甚盛却不受未抵省所乘舟爲石所觸水大至太孺人急命家人支帳房岸側諭先移樞次行李家人相顧有難色然見太孺人危坐舟中水沒及踝不得已相帥力前如太孺人命三兄樞獲全行李亦無所失比太孺人登陸舟始沈

三十年乙酉三十一歲侍府君家居府君好奬勵後進里中如楊燁星圃楊倫西禾趙懷玉味辛孫星衍淵如莊祁竹坪段逵和竹晦洪亮吉稚存皆以所業來質或乘月攸門府君輒留痛飲太孺人進脵豐潔嘗如預蓄

三十一年丙戌三十二歲十月六姊季蘭生

三十二年丁亥三十三歲

三十三年戊子三十四歲

三十四年己丑三十五歲是年叔父為四兄娶婦莊

三十五年庚寅三十六歲是年四姊未嫁卒

三十六年辛卯三十七歲是年四兄長子耀適生

三十七年壬辰三十八歲是年五姊適荆溪儲崧十一月不孝繼輅生

三十八年癸巳三十九歲

三十九年甲午四十歲是年四兄次子耀遠生

四十年乙未四十一歲是年四兄卒嫂莊誓以身殉太孺人防護百端責以嗣舅姑老病遺孤幼新婦不當死

始受命四兄蚤慧未弱冠有著書之志府君哭之慟閒居忽忽不樂太孺人多方排遣忍痛爲歡怛焉內傷肝疾屢作

四十一年丙申四十二歲是年不孝始入家塾受孝經論語每日暮輒投太孺人懷中背誦所讀書太孺人曰若知熟此何所用耶將使若爲人亦如書所云也因爲講解字義府君嘗臥聽之

四十二年丁酉四十三歲府君亦素有肝疾至是頻發發或數日或數十日時大兄遠官滇中二兄繼娶需次都下二嫂及三四兩兄又已溘逝太孺人黽勉有無侍奉湯藥皆力疾爲之肝病增劇遇節候脛骨作楚竟夜

不得眠

四十三年戊戌四十四歲

四十四年己亥四十五歲

四十五年庚子四十六歲是年府君春秋七十有五以六月二十四日棄不孝等太孺人量絕數四嫂莊進曰姑所以教漸婦者謂何願姑以舅大事爲重於是太孺人強起啜粥凡附於身者一一手自撿視羣從以府君蒙
恩記名知府欲以四品服斂或又以大兄方擢寧州知州雖未引
見可五品太孺人以府君前去官未得

旨開復而例無追

敕封之事宜如

敕封用七品服會儲梅夫先生麟趾至謂蔣蓉盦先生和寧曰此論語毋違之義也議乃定越月二兄先聞訃歸太孺人請以府君遺田二十晦飾子女自爲食而與兩兄分年值賓祭二兄許之

四十六年辛丑四十七歲延府君姑子吳延年先生英課不孝讀梅夫先生府君同榜進士又五姊舅也知太孺人以府君之喪得怔忡疾命公子爲製歸脾丸服之期年心以少寧

四十七年壬寅四十八歲仍爲不孝延延年先生於家

執湯蓉溪太守大賓二姊舅也貽不孝太上感應篇註雜引諸史及說部日課畢太孺人輒命閱十許事次夕爲太孺人陳說一過然後再閱或夏夜納涼院中述府君所治疑獄命不孝以意斷之不如法乃以府君所斷告不孝既終喪太孺人爲聘婦楊卽西禾先生女也
四十八年癸卯四十九歲去年冬延年先生以年老辭梅夫先生薦其族孫吟雲先生溶先生多病每返櫂荆溪逾月不至是年不孝讀戰國策史記大半太孺人所授誤誦一字輒厲聲正之不孝性麤率不解護惜書籍未終冊四角皆卷不可復緒太孺人每夕整理以鎮壓之嘗夏日曬書檢得元人曲數種私閱之課不如程忿

太孺人所覺怒與杖至數十兩姊爭護之且言弟體弱孃少寬之弟每受笞夜臥必驚呼又以貽孃憂太孺人叱之曰汝何知汝父垂暮得此子其才也則慶之餘不才則殃之餘人言豈有定哉吾以愛子故貽汝父惡名卽何以相見地下於是太孺人棄杖泣姊亦泣不孝長跪謝誓不敢負久之太孺人拭淚命不孝起戒之曰傳奇交語不足觀架上有漢魏六朝唐人詩兒苟耽之不汝禁也不孝學爲詩自此始

四十九年甲辰五十歲仍爲不孝延吟雲先生授經家塾不孝自庚子正月學爲制舉文歷四年猶寥寥短篇至是始放筆爲之然不中繩尺多闌入後世語吟雲先

生塗乙過半偶以呈蓉盦先生先生於不孝爲從母之夫又三姊壻也卽日過太孺人言少年作文當恣其所之塾師律太峻別薦楊隨安先生嵋谷而不孝與吟叟先生相得甚知明年不復來日夕涕泣太孺人不得已言於兩兄延課從孫恩應兄弟而不孝受業隨安先生五十年乙巳五十一歲太孺人自府君之終卽爲不孝獨延一師是年蓉盦先生使其孫为增來共讀余秀才巖亦負笈至冬不孝聘妻殤西不先生主講江漢書院約明年春迎外姑孫夫人至武昌孫夫人旣喪女愛不孝逾篤且知太孺人延師之難也將攜不孝去太孺人不得已許之隨安先生歲暮解塾遺不孝詩六章其三

云會聞截髮爲留賓料理盤餐費苦辛無計留賓知髮
盡卻教弱息遠依人太孺人讀之泣下會不孝病不果
行

五十一年丙午五十二歲仍爲不孝獨延一師師吳克
家先生作賓爲不孝從姊之子太孺人敬禮如延年先
生是年六姊適同縣黃氏五月而婿楚蘭卒五姊之夫
亦以應試歿於都門

五十二年丁未五十三歲仍延克家先生於家塾不孝
大病服延年先生藥至百裹太孺人憂之甚又新值兩
女之寡驚悸未定怔忡復大作仍服歸脾丸加硃砂爲
衣年餘始向瘉

五十三年戊申五十四歲仍延克家先生於家塾時兩兒久以原官起復至是遺書不孝爲府君營葬而皆以貲屬太孺人不孝年已十七僅守喪次一切太孺人主之如葬曾大父母大父母時

五十四年己酉五十五歲時生計日益困乏不復能延師家塾適從舅氏莊樂閒先生繩祖延其族逵甫先生字逵課子榮詒及從孫軫太孺人輸錢四萬命不孝就讀舅家同學者爲洪飴孫孟慈董恒善貽令敏善裕來謝迴庭蘭是年不孝始及兒子耀遹與惲秉怡潔士孫讓于丞張惠言皋文與權宛鄰祝百十子常百五炳季吳廷嶽仲甫德旋仲倫莊曾儀傳永丁履恒若士李兆

洛申耆周儀暐伯恬定交登堂拜太孺人太孺人尤愛若士而若士與不孝性皆好辨每持論往復語刺刺不已太孺人聞之親出慰解責不孝不虛心聽受間亦爲不孝理前說婉言丁君非是若士亦悅服于是太孺人起入內命蒼頭置酒數人者歡飲至暮始別去或留同榻齋中以爲常

五十五年庚戌五十六歲是年不孝仍受業逹甫先生秋盡未有棉衣不能出戶逹甫先生怪不孝久不至塾親來問故不孝以實對先生即還不孝所饋重陽修金不孝白太孺人太孺人戚戚交集時時爲戚𨚗言之四嫂爲燿遹娶婦李

五十六年辛亥五十七歲是年爲不孝娶婦錢婦徃弱
太孺人憐之主家事如故燿適長子循應生
五十七年壬子五十八歲聞傳汞讀書僧舍命不孝邀
之至家塾傳汞于不孝爲從舅孫然以弟畜不孝不孝
有過面責不少假以故太孺人尤禮重焉不孝長女艮
勝生
五十八年癸丑五十九歲是年不孝補陽湖縣學生員
同案莊綬甲卿珊劉逢祿申甫尤嗜學來謁太孺人太
孺人一見許爲益友命不孝勤相過從七月太孺人病
餐泄醫者以爲不治時延年先生年近九十聞之扶杖
來視謂病在兩關當以和肝脾爲主服甘草芍藥湯數

日而癒嗚呼太孺人雖復享壽十有六年而不孝不能
養志無一事足爲太孺人歡縱十死何以自贖耶
五十九年甲寅六十歲壽日戚友爭以詩文來祝不孝
輯錄成帙署曰貞壽集耀遹補常州府學生員耀遹次
子輯應生
六十年乙卯六十一歲是年不孝次女綵勝生
嘉慶元年丙辰六十二歲二月中患溫疾醫者投太陽
經表劑數日不汗年來太孺人以不孝多病留意方藥
詰醫者邪在少陽何以服羌活不服柴胡醫大悟易方
投之卽夕壯熱盡退
二年丁巳六十三歲太孺人以不孝立志未定雖困甚

不使爲客至是稚存先生遺書浙江學使阮雲臺先生元盛稱不孝學使來招不孝助校試文太孺人慰遣之已而寄不孝書有云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交何者過庭之訓無聞而姑息之愛多誤也汝讀此寧不瞿然自念耶吾所以决計使汝行者亦以汝名譽未立冀益親師取友以成其學非僅爲負米計也汝宜勉之吾生平立心感恩而忘怨汝持此入世庶其免乎學使偶從不孝案頭見之持示幕府諸君交口稱賢母因憶太孺人生平格言甚多如訓不孝婦錢奉佛亦當獲福何如順親之近讀書固可明理未若從夫之易又云求子莫如孝親求富莫如濟貧又云施與當令人可受勸戒當

令人可從
三年戊午六十四歲是年耀遠子貞應生越一日不孝生子耀速太孺人連得孫曾意頗慰
四年己未六十五歲是年雲臺先生巡撫浙江不孝仍依幕府間爲張穆菴都轉應璣校閱商籍試卷都轉以其子鴻與不孝交善贈貽過厚太孺人怪之已而檢閱不孝詩有絕句云紅勸欲下不下銀燭將殘未殘忽憶𠐊痕深淺自家猶待人看笑曰若知吾疑若否邪見若此作乃釋然矣
五年庚申六十六歲是年不孝中式本省舉人報捷者至不孝方客兩淮運使曾賓谷先生燠署太孺人屬碧

甚急省數錢市一燭不可得不得已敂稚存先生門告之先生喜甚立使公子飴孫輸錢五萬凡祀先讌客皆取給焉耀運殤

六年辛酉六十七歲正月不孝赴禮部試婦錢贈詩云輕詆最非慈母意高譚宜謹故人樽太孺人覽之笑曰吾無言矣不孝下第歸仍客賓谷先生題襟館日與主人及劉嗣綰芙初吳嵩梁蘭雪樂鈞蓮裳彭兆蓀甘亭郭麐頻伽金學蓮手山郭琦龍輔讀書屬文所業頗進太孺人喜不孝得所託懸念差慰不孝三女兌貞生耀遠卒

七年壬戌六十八歲是年不孝再應禮部試下第歸以

友人萬君承紀薦客松太道李寧圃先生廷敬署四嫂
卒不孝殤女季貞生
八年癸亥六十九歲仍命不孝客松太道署
九年甲子七十歲去年不孝預謀太孺人七十述乞言
於海內賢士大夫至是以詩古文辭來壽者踵相接不
孝輯貞壽乙集使婦錢耀遜婦李分日爲太孺人誦之
有用三遷事者太孺人驚起離坐呼不孝曰我何人而
妄以孟母比詩之失誣乃至此邪他日我死汝輩作狀
慎毋緣飾遺地下羞惟于常熟歸懋儀詩列鼎而養不
如一饇非母嬌情懼有盜泉吟諷數四曰歸夫人知我
入夏不孝仍客松太道署

十年乙丑七十一歲是年不孝三應禮部試下第歸侍太孺人不復爲客長夏命循應讀通鑑太孺人臥聽之間亦與不孝等作葉子戲太孺人負輒出錢爲餅餌啗不孝等不孝負無所得錢太孺人笑之太孺人內慈而外嚴偶有喜色孫曾輩走相告曰今日歡甚不孝殤女閏貞生

十一年丙寅七十二歲太孺人喜蒔蘭手自灌溉花時輒帥不孝趺坐調息久之謂不孝曰足銷汝躁心否是年蘭開尤盛有素心蓮瓣並蒂諸種命不孝夫婦及耀遹循應分韻詠之

十二年丁卯七十三歲太孺人遇家忌設薦必潔必虔

肅立不倦時感念流涕至是不孝等以爲言太孺人曰汝以爲勞邪凡佚吾身與安吾心二者孰適細人之愛非所樂聞也不孝殤女同喜生

十三年戊辰七十四歲是年禮部試不孝以頻年家食無力遠行友人湯貽相雲衬崔景儀禮卿徐準宜仲平相與醵貲爲行李費而吳堦玖升莊逵吉伯鴻完顏廷鏴曙堦魏襄會容趙學彭子述復以時餽問不絕時耀適客西安循應善承太孺人意以故不孝下第後安心留京太孺人仍請逵甫先生遺書不孝命與孟慈及黃載華瑛山同居專意制舉文不以家事爲念

十四年己巳七十五歲於是不孝五應禮部試榜發卽

日就道抵家之明日太孺人謂不孝等曰術者謂吾年不越三十吾時不之信然亦不自意至今日也汝父之終春秋七十有五吾寧敢過耶吾夜夢汝父遣亾僕三人者來云肩輿且至吾來汝家六十年於兹雖無功亦無大過今得復侍汝父地下吾心無所留戀吾去時當令室中寂靜毋得號呼以亂吾意汝曹誌之汝父廉惠寛平子孫必有食其報者吾聞爲善非以求福然爲善求福不猶愈於爲惡邪施予不當望報然施予望報不猶愈於吝嗇邪吾早失怙恃未嘗讀書以汝父教始識字稍稍通曉文義無深識高論以遺子孫然汝曹守此數言亦庶乎不爲浮薄之行矣耀遹歸亦以告之語次

不孝竊視太孺人容色清腴且念太孺人雖多病耳目聰明髮無一莖白者壽正未有艾偶爲此言未遽以爲憂也六月十四日定更後小患霍亂湯秀才壽名二姊從孫也能醫太孺人有疾服其藥輒效是夕投藿香正氣散吐立止十七日煎戊己湯下香連丸少許腹瀉亦愈自此神氣清腴無纖芥之疾李君述來至猶與劇譚惟不欲穀食日啜玫瑰露十數琖二十二日戌初倚枕小坐不孝夫婦以及諸甥等凡十七人環立太孺人一一視之曰惟少耀遙耳此亦數也循應事我孝足代之矣因呼艮勝櫛髮又命以新汲水徧拭肢體盡易衣履正臥瞑目調息息漸微曾無痰湧汗發之狀竟以亥正

長逝遺命勿殯正室三日斂而如生蠅飛滿室無一集
靈牀者嗚呼痛哉太孺人樂善好施勇於爲義戚族有
急雖不以告聞之必爲盡力力不逮則數日悒悒至爲
減餐以裘葛與人事過即忘而自奉儉約御一藍色布
衣經年不見浣濯整潔如新性不喜人諛尤惡譚人過
失不孝偶有指斥輒咈然曰汝所親覩邪何言之詳也
其於一言一行之善則津津樂道不置歿之日來襚
斂者皆哭失聲鄰嫗奔走相告語至恨不以身代嗚呼
以不孝之貧且賤不能稱太孺人推解之意而太孺人
之盛德感人至此不孝侍奉無狀追悔萬端更恐一旦
填溝壑并廢太孺人言行不著謹就苦次述年譜一卷

不敢少有文飾以違太孺人平生之戒惟善道能文之

君子哀而擇之賜之狀誌不孝死且不朽

崇百藥齋文集第二十終

孫男聰應校字